



陕西出版资金资助项目

○当代新诗话 主编 沈奇

无核之云

○沈奇 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无核之云

沈奇 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 西安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核之云 / 沈奇著. —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5. 5

(当代新诗话 / 沈奇主编)

ISBN 978-7-5450-3644-2

I. ①无… II. ①沈… III. ①诗歌评论—中国—当代—文集 IV. ①I207. 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01790 号

WU HE ZHI YUN

无核之云

沈奇著

出版人 黄平利

策 划 田和平 马晓侠

责任编辑 沈 斌

责任校对 张 星

装帧设计 沈 斌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西安市丈八五路 58 号 邮编:710077)

印 刷 中煤地西安地图制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4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0-3644-2

定 价 32.00 元

改变语词的方向

——读沈奇的《无核之云》

南 帆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我曾经尾随众多大名鼎鼎的朦胧诗人短暂地关注过新诗。然而，这种兴趣未能维持多久。我很快察觉，自己更乐于阅读小说或者叙事作品。大约是个人气质使然，比较“俗气”的性格。“俗气”并非自嘲，小说或者叙事作品更多地卷入日常生活，更多的烟火气息——我觉得三教九流的人物和街谈巷议的故事较之诗的崇高意象更为有趣。目前为止，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数十年；我更为注重这个世界如何叙事而不是如何抒情。

日前沈奇寄来了他的诗话书稿《无核之云》，吩咐我发表一些议论，我深感踌躇——我能说得出口呢？

《无核之云》提供的阅读享受是大多数理论著作所匮乏的。沈奇沿袭了中国古典诗学理论的特殊形式——诗话和词话，由数百则关于诗的短小感想组成，警句妙语，不凡的心得。作者无心把这些感想装配成一个巍峨的理论体系，而是如同

散金碎银摊在桌上。如果说，“以曲意洗心/润化人生”或者“好诗如菊”这些命题也许曾经见诸古人，那么，更多的观点则闪烁着沈奇的独特光芒，例如“何谓‘诗人’？//被命运所伤害/或/准备去/伤害命运的人”，或者，“诗是表演吗？//差不多是这样/也永远不该是这样”。还有一句我也十分喜爱——诗是“‘天地眼’/‘万古心’/或一声穿透大地的/诗意叹息”。

对于心爱的诗，沈奇毫不吝啬地动用了各种赞颂之辞。《无核之云》的种种表述之中，诗仿佛是这个世界的唯一重心。没有诗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我不止一次地遇到这种场合：许多诗人竭尽全力把诗叙述成皇冠上的明珠。他们情绪激烈，态度坚决，甚至不惜为此挥动老拳打上一架。情人眼里出西施，这种夸张不是罪过。尽管如此，我还是想指出，没有多少人赤裸裸地以如此强悍的姿态为自己的爱好辩护。我喜欢阅读小说，同时喜欢论文和散文的写作，但是，我没有勇气将这些作品形容为天地之间的神器或者万物之源。从乒乓球运动、厨艺的钻研、收藏古董到登山、听音乐、设计服装，各项活动都有可能成为一个人毕生钟情的对象，而钟情的原因并不是由于它的重要。喜欢已经是最大的理由，可以不关心它们的价值。可以宣称自己仅仅为诗而活，没有必要固执地强求他人相信，诗是人类精神的唯一火炬。“诗之言——/言人言之所未言/言天言之所不言”——这种表述多少有些过分。“祛魅”是现代的基本品格之一，诗无法代替上帝。况且，世界之大，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谁知道什么叫作重要或者不重要？

因此，诗人对于诗的迫切捍卫更多地让人意识到背后的某种焦虑。这个世界愈来愈明显地倾向实利主义，物质财富正在成为衡量大多数问题的标准。经济学声望如日中天的时候，诗急速地滑向边缘。诗的读者不断地减少，诗人自尊的严重受挫终于酿成剧烈的反弹。这种反弹的一个表征即是，诗人对于诗的夸耀远远超过了唐诗宋词盛行的年代。坦率地说，我不怎么重视这些夸张之辞——如果机智的辞句背后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明。

然而，《无核之云》之中反复出现的几个关键词语还是启动了我的思想——道、上帝、存在、语言和“我”。它们之间存在什么关系？与众多反本质主义者不同，沈奇承认“道”的存在：“万物先于人类的诞生而存在/此‘存在’即为‘道’”，他认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命题。如果说，“道”无法直接显现，那么，诗肯定处于与“道”最为接近的地方——“诗志于道”，“诗以道生/道为诗之骨”。既然如此，诗人必定是这个世界无与伦比的人物，他们代表上帝立言：“这个世界/连上帝也疲倦了——/把本该他干的活/交给了诗神。”这种“存在”或者“道”如何与每一个人衔接起来？这时，沈奇毅然指向了语言：“只有语言——/作为存在的源头”；换言之，这如同每一个具体的生命与庞大世界的交接之处。诗的使命即是“开我诗性生命/本初自在”。由于诗的召唤，道、上帝、存在、语言和“我”终于联结为一个整体。

“诗表达什么？/诗不表达什么”，沈奇不再将诗的写作形

容为惊天地、泣鬼神或者济世匡时的伟业；他的表述出现了适当的分寸：诗仅仅“——改变语词的方向/获取另一种语言/和精神力量”。尽管可以将这种分寸解释为必要的谦虚，但是，在我看来，“改变语词的方向”已经隐含了深远的意义。仿佛作为一种呼应，沈奇在另一处写下这些句子：

诗 是我们生命
内在的方向

这方向，不能
改变我们的命运
却能校正我们
看待命运的眼光

的确，诗仅仅是语词方向的改变，仅仅是字句的推敲和语序的重新排列，然而，还有比校正我们的眼光更为伟大的精神坐标吗？

2012 年 12 月

目 录

改变语词的方向

——读沈奇的《无核之云》 / 南 帆 1

上篇

文身之石——现代汉诗诗学断想 330 则 001

诗与思 003

诗心 011

诗体 026

诗人 033

诗人与诗 049

诗歌语言 061

新诗 071

诗艺散论	091
------------	-----

下篇

无核之云——现代诗体诗话 200 则	121
--------------------------	-----

后记	214
----------	-----

上篇

文身之石——

现代汉诗诗学断想
330 则

诗 与 思

1

当代汉语诗人、作家于坚，曾给诗歌下过一个别有意味的定义，说诗是“为世界文身”。

“文，画也。”（《说文解字》）“集众彩以成锦绣，集众字以成辞意，如文绣然。”（《释名》）

“为世界文身”的功能不在改造世界，而在礼遇世界、雅化世界——这是反思百年中国“新诗”以及其他什么“新”的一个大前提。

2

世界的本源或本源的世界何以改造？

万物源道，“其宗”所在——宇宙之原生，世界之原在，自然之大魅，生命之大惑。

源“其宗”，“六合为巨，未离其内；秋毫为小，待之成体。”（《庄子·知北游》）是以“道可道非常道”（《老子·道德经》）。

3

故，人与世界的关系，非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而是礼遇与被礼遇的关系，进而雅化世界并雅化人类自己——经由“诗”与“思”之“获救之途”。

4

雅，在现代汉语中是形容词，在古代汉语中则有“动词”之意：意为“正”，正以“礼”，正以“道”，正以丘壑内营，真宰在胸，脱去尘浊，与物为春。

现代之“正”，则正之有教养的公民；正之本真自我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正之诗性与神性生命意识的正脉有承。

5

文生于野而正于庙堂，故常常要“礼失求诸野”。至于后来王朝将“雅”与“礼”搞成“雅驯”与“理法”，存天理灭人欲，并不等于今天就要反其道而行之，完全弃“雅”与“礼”而不顾。

实际上，连当今的西方也知道，在上帝虚位、哲学终结之后，诗之思的存在，已成为现代人类最后的“获救之舌”。

6

故而，一切的诗与思之要义所在，在于“说法”而非“说什么”。

7

世界是原在的,从个体到整体,人类的一些基本问题其实是一直存在且不可能做“终极”解决的。因此,是人类对世界的体验和表达这种体验的说法,亦即其发展变化的“表意方式”,构成了人类的文明史和文化史,而不是由说了些什么所决定的。

就此而言,语言及文字之于文体(一切文学艺术乃至整个文化),无异于一种“物种意义”而至关重要。

8

世界的意义在于其所存在的过程,过程中的细节,细节里的体味,然后——成诗,成文,成文化记忆与历史文本——一种个在的、别样的、不可化约的、看待大千世界的诗与思之感知方式和表意方式。

9

故,中国以及整个汉字文化谱系中,向来诗大于思。

10

汉语之于世界、之于人生,说什么都讲“味道”,且首讲“味

道”，次讲“营养”，从物质到精神，概莫如此。

11

“文章千古事”，味其道也——“味”是对世界的体味或体味后的说法，“道”是世界的原在。

12

“味”即“道”，“道”由“味”生；无味则无道，味成道身。

13

将形而下的“味”与形而上的“道”相联结，合成一词“味道”，并以此作为一种既含糊又明白而普遍使用的“价值”体认，且用之于几乎所有的生活体验、生命体验、生存体验，以及诗与思之中，是汉字文化的一大发明。

故，“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子路》）

14

诗是辨认一个民族之精神、思想和语言的指纹。

——诗性汉语，诗意中国，这是认识中国文化的根本点。

15

一个民族的文化根性，来自这个民族最初的语言；他们是怎样“命名”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便怎样“命名”了他们。

诗的存在，就是不断重返并再度重铸这最初的语言、命名性的语言。

16

中华自古有诗国之称，世界上找不出第二个国家，诗与生活的关系像我们中国人这么密切，林语堂甚至认为汉语诗歌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

这里的根本原因在于汉语的“诗意运思”（李泽厚），由此与西方拼音语系之“理性运思”分道扬镳，形成两种文明形态、文化谱系，及其不同的诗与思之运行轨道。

17

中国人早知天意，明白“道”原本不可解，故止于“味其道”。

——所谓：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18

这里的“不可言传”，不仅指万物之道根本就说不清楚讲

不明白,而且暗含最好“不要说清楚讲明白”的意思。

——世界本是说不明白的,说不明白才“有意思”,才有这个依然活泛的世界,可不断说下去的世界,也才有更新的“说”来更新这个世界的灵魂。一旦说明白了,这世界就没意思了,就该终结了。

故,“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庄子·齐物论》)

19

是以,中国古代汉语中的智者、诗者、艺者,及一切“微言大义”者,面对天、地、人、神,首先想到的是我不能说明白或无法说明白的是什么,而后深怀敬畏之心,试着说一说。

其背后深层的立场在于:世界是不可言明、不可通约、不可量化的。

20

汉语“味其道”之感知方式与表意方式的根源,在于汉字及汉语的诗性本质与非逻辑结构。

所谓“恍兮惚兮,其中有道”(《老子·道德经》)。

21

故,汉字之于汉语,具有不可穷尽的随机、随缘、随心、随意之偶合性,因而对“万物之道”的“识”与“解”,亦即其感知方